

詩之化



Z424.9
19
:7

七

古籍文化研究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七冊目錄

張履祥	一
上山陰劉念臺先生書	三
與唐灝儒一	六
與唐灝儒二	一二
答丁子式	一三
與何商隱	一二
軀喻	一
杜潛	一
與奚蘇嶺表弟	三九
復屈翁山	四二
與周櫟園言黃濟叔所注六書	四五
與孫豹人書	四九
與王東皋辭代求優免房號銀書	五二
初刻文集自序	五七
杜詩分韻序	五八
學統序	六一
汪異三詩序	六五
徐蘊臣詩序	六九
蘭陵草序	七二
鼓枻集序	七五
奚蘇嶺詩序	七九
李君遺詩序	八三
六十自序	八五
送黃童子序	八九
華亭縣主簿廳修復記	九三
瘞老僕骨誌銘	九七
祭周櫟園侍御文	一〇一
祭少詹吳公文	一〇四
茶丘銘	一〇七
書王奉常與王石谷諸札後	一〇九
李白登科記題詞	一一二
復于公辭聘修江南通志啓	一一七
方以智	一一九
夫夷山寄諸朝貴書	一二一

瞿稼軒年伯詩序	二四
陳臥子詩序	二五
五言古詩序	二六
文論	二七
血書孝經題辭	二八
字韵論	二九
曠達論	三〇
書通雅綴集後	一四二
龍唐山題辭	一四三
冒襄	一四四
送陳東白序	一四五
收棄兒冊序	一五七
評柳柳州山水文序	一五九
袁州諸山水記	一六三
三吾十景記	一六七
張爾岐	一七一
天道論上	一七八
天道論下	一八一
中庸論上	一八三
中庸論下	一九三
後篤終論上	一九九
後篤終論下	二〇六
謹俗論	二二七

辨志	二二八
答顧書	二二九
與鄧溫伯書	二三〇
儀禮鄭註句讀序	二三一
老子說畧序	二三二
冊府元龜總序	二三三
濟陽縣志序	二三四
新濟藝文外篇序	二四五
甲申紀聞序	二五六
日記序	二五八
日記又序	二六三
自訂書義序	二六五
王無暇先生集序	二六九
信古二言錄序	二七二
老子說畧跋	二七七
甲申紀聞後跋	二八二
代條陳水利疏	二八三
跋自書服黃精賦後	二八七
孫宗彝	二九〇
中庸論上	二九三
中庸論下	二九五
後篤終論上	二九七
後篤終論下	二九九
擬河漕變遷疏	三〇四
上慕鶴鳴撫軍書	三一〇
高郵州志序	三一五

文獻通考鈔序	三一八	與鏡庵書	四三五
徭役論	三二一	與黃濟叔論印章書	四四一
海防	三二五	與王先生書	四四五
淮揚治水全議	三三〇	與高康生書	四四七
淮揚治水利害議	三四〇	與汪舟次書	四四九
成法議	三四七	與陳琪園書	四五三
周亮工	三五三	與王隆吉書	四六一
賴古堂詩集序	三五五	復高念東	四六七
王于一遺稿序	三五八	與某	四六九
顧與治詩序	三六四	答濟叔	四七一
西江遊草序	三七〇	與林鐵崖二篇	四七四
陋軒詩序	三七三	復余澹心	四七七
汪舟次詩序	三七七	與張宗緒二篇	四七九
古香堂詩序	三八二	與吳冠五	四八〇
朱靜一詩序	三八六	周藩牛左史宮詞引	四八二
南昌先生四部稿序	三九三	陳桐雨詩引	四八五
託素齋文集序	三九九	書丙申入閩圖後	四八八
何省齋太史詩序	四〇四	書詩冊後與吳冠五	四九六
醫學正言序	四〇九	題高雲客詩後	四九九
金陵覽古詩序	四一四	題試雨茅弇急就帖	五〇二
廣金石韻府序	四一八	題徐青藤花卉手卷後	五〇三
祝翼芝麓總憲序	四二四	書程石門再遊燕臺詩後	五〇四
休休道人授書圖記	四三〇	錢澄之	五〇九

與任克家	五一
與姜奉世	五二三
與方受斯	五六
與黃平子	五一五
復方有懷	五一六
與余佺廬	五一七
申包胥論	五一八
蘭相如論	五二〇
三國論	五二四
武侯論	五三〇
成敗論	五三一
南渡論	五三八
閩論	五四三
與徐公肅司成書	五四八
與恨亭禪師論莊子書	五五二
建寧修志與姚經三司李書	五五五
與張敦復學士書	五六六
答池州喻太守書	五六〇
與雲間張寄亭論李杜詩說	五六五
詩說贈魏丹石	五七八
地獄說	五九一
抱蜀堂記	五九七

越巢記	六〇一
懷西樓記	六〇五
聽雪軒記	六一
講易疊翠樓記	六一四
鄧朴菴譙客記	六一五
虎寶記	六一五
大龍灣看杏花記	六一九
明末忠烈紀實序	六二五
爭光集序	六三〇
齊蓉川先生集序	六三四
闕里志序	六四一
證治大還序	六四五
救荒策序	六四九
通雅序	六五四
重刻昌谷集註序	六五七
莊屈合詁自序	六六一
求是堂集序	六六六
太白劍集序	六七二
漢陽府志序	六七六
陳昌箕文集序	六七八
陳二如杜意序	六八二
陳椒峰文集序	六八六
匏野集序	六八九

問山堂文集序	六九二
印法參考序	六九六
文燈巖詩集序	六九九
何紫屏咏史詩序	七〇二
葉井叔詩序	七〇五
容齋集序	七一〇
溫虞南詩序	七一三
曾庭聞二集詩序	七一六
吳震一詩序	七一九
張穆之遊草序	七二三
停雲軒賦序	七二六
田間集自序	七三〇
蕃錦集引	七三四
姚經三昌谷集註初刻引	七三六
龍眠詩錄引	七三八
潘儼思詩引	七四一
楚辭屈詠引	七四三
送大司寇徐健庵洞庭脩書並祝其六十初度序	七四六
汪辰初文集序	七五二
生還集自序	七五六
吳廷尉鑑在傳	七五八
閩粵死事偶紀	七六〇
南渡三疑案	七六三
孫武公傳	七七〇
前處士方次公直之墓表	七八一
長干寺遇舊中官述往事紀	七八九
鳩巢紀異	七九二
吳任臣書吳越王贊紀異	七九四
鮑心穀救漁人冤獄紀事	七九六
閩氣候紀	七九九
建寧風俗紀	八〇二
徵刻南音集引	八〇五
孫靜紫遊詩題詞	八〇八
哀故園賦	八一一
書瞿張唱和詩後	八一二
書姜大行如須傳後	八一七
書有學集後	八一八

張履祥

張履祥（一六一一—一六七四）初字吉人，行冠禮後改字考夫，又字淵甫，別號念芝，世居清風鄉鉛鎮楊園村，故學者稱之楊園先生。浙江桐鄉人。明末清初著名理學家。十五歲補縣諸生。後雖屢試舉人，但終以落第作罷，遂在鄉間教書。對農學有較深入的研究，著有《補農書》。

近頃所讀之始知聖學之早有可爲由是潛心致用及身之所行日有愧悔所謂天誘其衷不自終於陷溺也己卯之秋忽有悟於志氣之義以爲志帥氣則爲君子氣勝志則爲小人繇是日用之間每求志之所以帥氣者至庚辰於陽明先生所言良知體之較切氣旋覺有退避處

書》。

自從以降，漢書、晉書間，楚書。惟農學官傳，宋人由張袞，著有《蘇農正統》。唐人。晚唐著名重學家。十五歲時，舉進士。後舉，數次皆舉人。字懶翁，晚號念芝。世居蘇州，風雅詩文，贊譽園林，尤學古籍之賦園子主。著

《張公集》（一六一—一六一四），字吉人，古琢畫，詩文，字奇夫，又

張公集

上山陰劉念臺先生書

甲申冬

敬啟。祥幼罹孤蹇。不知學問之道。二十餘稍聞先正緒論。則竊說之。然未知所從事也。既而得龍谿先生集。與朱文公近思錄。而讀之。始知聖賢之果有可爲。由是習見習聞。及身之所行。日有愧悔。所謂天誘其衷。不自終於陷溺也。己卯之秋。忽有悟於志氣之義。以爲志帥氣。則爲君子。氣勝志。則爲小人。繇是日用之間。每求志之所以帥氣者。至庚辰於陽明先生所言。良知體之較切。氣旋覺有退聽處。

又一年偶有見於人品之有君子小人與治術之有王霸其辨只在誠僞而於孟子所謂怵惕惻隱爲誠內交要譽惡聲爲僞以是自省自考惟恐其入於僞而不進於誠也壬午讀濂溪集則求所謂主靜之說得之白沙之言動亦靜靜亦靜無將迎無內外心知其然然亦未能親切也今歲春得見夫子不以祥之不肖不足以辱至教反覆啟誨誠哉天地父母之心惟恐一物之不得其生成一子之弗克肯構也且於祥所出以質之夫子者多見許可益勉以弗生退阻臨行諄諄復以體認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爲言退而思之渙若發蒙於前所謂志帥致知立誠主靜種種

功夫，一旦會歸於一，真有怡然理順之樂。祥雖至愚，以十
有餘年孜孜矻矻，稍得尺寸之益。以庶幾自列於人數，以
見可於君子。忍不及此壯强，益加努力，以期至於君子而
不至於小人，乃以自棄哉？是以拜別以來，無日不體此意，
必求無負於夫子之教。雖無大益，亦幸無甚損。謹以數月
之間所竊有得，而不敢自以爲是者，錄如別帙。其所疑而
不敢不問，亦錄一二，如別帙進之左右。幸夫子詳以命之。
外知本要義，一冊呈上。石經大學，未得刻本，異時覓得當
嗣進也。歲暮旅瑣，不能遠行，來春恭趨闕里，侍教不盡。

（清同治十年刻本《楊園先生全集》卷二）

與唐灝儒

不覩光儀竟及一載。去年春兄至語溪，而弟適返。秋則弟去桐溪，而兄又至。何其左也。比來新功益加純密，可知弟秋冬以後離索殊甚。目之所遇，身之所經，無非違心之事。平時恒苦讀書無益，至此并不及開卷。不特無一善狀可爲師友言之，舊時顏面幾不能留。與知交相見矣，諒亦兄所聞而哀之者也。今年春，辱穎生兄遠顧，隨至烏墩。于寧

膺兄家一宿而別，志趣激昂，議論開霽。又同時三四友人更無別調，差覺心目爲之灑然，易稱十朋之益。詩言佩玖之貽，良弗過也。是日之暮，穎生兄所親有自吳興歸者，爲述令子出就府試，而烏墩風聲猶競，遂籍籍以兄翁爲口實。一以自解，一以勸人。穎生兄大爲嘆息，因有世教凌夷，十浩如維持不足，一浩如敗之有餘之語。而屬弟致書於兄，阻其進趨，以爲不遠之復。弟敬諾之。而月餘以來，曾未獲便時用憇。如誠以穎生兄友朋相愛之情如此其厚，而弟受諾及今淹留不告，匪獨負兄且欺穎生也。會閑三兄至，問以昔日之舉，乃知令子未審稟命，而亦幸不辱名。其

列此固天之所以相成，而予友朋以匡救之路也。自後惟兄珍重襲藏，毋令人有名門之子，一旦失途之嘆語。溪曹叔則兄前年以不得已，曾赴諸生一試，求六等而不可得。今乃決然捐棄，將以求進於古人之學，弟甚高其志而益難其時。方昔陸沈之初，人懷感憤，不必稍知義理者，亟亟避之。自非寡廉之尤靡，不有不屑就之之志。旣五六年於茲，其氣漸平，心亦漸改，雖以嚮之較然自異，不安流輩之人，皆將攘臂下車以奏技于火烈具舉之日，而叔則兄乃踴巡掩鼻而去，不忍一日尙處于可媿之地。羣非羣咻所俱不顧，沸鼎寒泉雖云小補，猶愈於益薪而探之也。開三

兄出兄葬，親之約見示，具見錫類之盛心。此義行，可使民德歸厚。幸與同志勉之。弟亦敬錄一通，傳播同里。但其間似有可商者。第一條或可去「并押」二字否？其「諸盟」字俱可仍易「社」字否？第五條詞說不嫌太費否？第八條「禮神」四字可刪否？詳兄之意，似爲愚俗而發，以其網蔽之深，不惜多爲卑論以曲喻之，期于明信而止。弟則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雖甚不仁，勤之以一本，未有不惻然興感者。似不必煩辭以諱之，鬼神以要之也。在兄或爲衰世之慮，不得不然而弟竊疑待斯人之已薄矣。至其風水年月之拘忌，久已深入於人之心髓，而不可挽救。寧使父母暴骨於原野，

而不敢及時爲一坏之封，大約惑此爲甚，無財亦其次也。弟意欲以此等義理明辨一二項，附入條目之內，以至喪之不可舉樂，與作佛事與焚楮錢亦宜附論以解當世之惑，則物力之省，既可以爲營葬之資，而復能愛親以禮度，必仁人孝子之所樂從者也。弟變亂以來，益復自廢，囊括其口，摧頽其容，以求溷俗毀譽兩忘，如蘇子所云，與農人牧豎相往還，漸喜不爲人識。而比者茗中諸友，見敝鄉之人，輒以弟爲問，兼多溢美之辭，自度無以得此，必緣兄爲游揚加以過情之譽，遂使不知者不攻其實，從而輕信之也。兄可謂不愛弟之甚矣。弟雖昏愚，豈不自揣少而無學。